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丛书
单承彬 总主编

李钧
主编

传统文化与 现代中国文学名家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丛书

总主编：单承彬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

主 编	李 钧		
作 者	朱德发	李 钧	杨新刚
	翟文铎	刘 聪	田广文
	张 超	章 妮	赵启鹏
	李爱红	黄贤娟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李钧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11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丛书/单承彬主编)
ISBN 978-7-5607-5178-8

I. ①传… II. ①李… III. ①传统文化—关系—中国
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2260 号



责任策划:李孝德

责任编辑:李孝德

封面设计:张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编 250100

电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8 印张 31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本书为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CWXJ06)

总 序

2007年,教育部设立国家高等师范院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第一批遴选50个,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幸入围。根据国家特色专业建设要求,结合曲阜特有的地理、文化环境和我校的实际情况,经多方论证,我们最终确立了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特色建设目标:紧紧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一宏大课题,各学科、各方向分工协作,把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这一工作渗透到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研究课题中去,突出师范性和人文性两个特色,最终将汉语言文学专业打造成全国同类院校中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专业。

目标明确之后,我们将特色专业建设任务分解为教学改革和教育理念创新、课堂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和课外实践实训和学生素质养成三个模块。在教学改革和教育理念创新模块中,重点突出人文性特色,探索利用特有的区域文化资源推动高等教育的新思路,将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入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各环节。在课堂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和模块中,重点突出综合课程和小课程建设,引导教师在一个较小的专业点上寻求突破,避免大而全、大而空。例如,像“红楼梦研究”这样的选修课,采用一名教师为主、多名教师参与的模式,主讲教师利用课程1/2的时间,系统介绍《红楼梦》和“红学”研究,其他教师每人安排一两次课,侧重个人对《红楼梦》的独特理解。设置像“孔子”“曲阜名胜古迹”这样的小课程,安排9个课时,三次讲完,类似三场专题报告。课外实践实训和学生素质养成模块中,重点突出师范性,延聘海内外语文教育名家和山东省语文教学名师,从不同专题、不同角度对学生进行职业素质辅导,结合各种类型的教育教学实践基地,进一步讲素质、知识转化为教育教学能力。

按照最初的计划安排,特色专业建设的所有工作,在最终结项的时候要形成专题著述或资料文献汇编。当时我们拟定了一个编撰、出版规划,列出了如下目录: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

第一,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系列,包括《〈龙文鞭影〉笺注》《〈幼学琼林〉笺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笺注》《〈增广贤文〉笺注》《〈声律启蒙〉解析》《古代山东文化大家》《孔子与曲阜》《齐鲁文化与山东人》《节日民俗事象与文学书写》《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等10种。

第二,专业技能教育研究系列,包括《现代汉语教与学的新探索》《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国际汉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山东方言区普通话“被试”的语音面貌研究》以及各学科自学自修指南类等10种。

第三,教学与社会实践研究系列,包括《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集》《走进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研究成果选萃》《大学生优秀教育教学实习报告集》《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选萃》《语文新课程名家访谈》《语文教学名师演讲录》《优秀毕业生学习体会交流文集》《实践实习基地开发建设资料汇编》等10种。

所有工作都是依据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指导意见论证、规划的。只是后来出现了一些变化,总体建设经费80万元,最终到位了一半,许多任务半途而废,有些甚至来不及开展,编撰出版规划也只落实了12种。每念及此,总是感到十分遗憾。

今天,距离国家级首批特色专业设立已近七年,感谢各位同仁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依然坚守着当初的承诺,对自己承担的任务不离不弃。这部分成果能够按计划出版,完全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请允许我不吝篇幅,写下这些编著者和著作的名字:

单承彬《龙文鞭影笺注》

刘富伟《幼学琼林笺注》

徐雪辉、单天罡《节日民俗事象与文学书写》

李钧《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

李彦苓《现代汉语教与学的新探索》

王群《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

王恩旭《国际汉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秦海燕《山东方言区普通话“被试”的语音面貌研究》

曹志平《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研究与改革探索》

桑文波《走进中学语文教学》

许怀祥《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选萃》

桑哲《语文新课程名家访谈》

这些著作是我们在国家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的工作总结,粗疏、讹误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单成彬

2014年5月21日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第一编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启蒙悖论	(1)
第一章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	(3)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纲	(19)
第三章 先驱者“复古”现象考:以严复为例	(28)
第四章 梁启超早期思想评判兼谈其“善变”	(42)
第二编 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文学名家与现代文学精神建构	(55)
第五章 陈独秀与中国传统文化	(57)
第六章 鲁迅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综述	(75)
第七章 传统文化对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的影响	(87)
第八章 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	(97)
第三编 传统文学精神的创造性转换:现代写意小说与传统文化 ...	(117)
第九章 传统文化视域中的废名小说	(119)
第十章 现代的古典意象:张爱玲的“月亮”	(139)
第十一章 现代写意小说创作的经典之作 ——鹿桥《未央歌》细读	(153)
第十二章 汪曾祺印象主义式小说批评	(162)
第四编 承载丰美人性的言志文体:现代散文与中国传统	(177)
第十三章 周作人与晚明小品	(179)
第十四章 朱自清的文艺散文	(207)

第十五章	论何其芳《画梦录》	(220)
第十六章	余光中散文论	(234)
第五编	“戴着镣铐的舞蹈”:新格律诗运动	(243)
第十七章	闻一多与格律诗运动	(245)
第十八章	论臧克家早期诗创作	(251)
第十九章	“少年的精神犹如晨钟”:林庚与新诗	(259)
第二十章	冯至与“十四行诗”	(271)
后 记		(281)

第一编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启蒙悖论

第一章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并不是新话题，对它的关注一直贯穿于新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但是越深入地勘探下去，越感到这个话题深不可测，玄奥难解，常释常新又言不中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撰写《中国五四文学史》时，笔者就开始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问题，到眼下为止着重从这样一些角度或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1）从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三个逻辑层次，即明季、晚清、“五四”三个历史阶段，史论结合地阐述了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化的轨迹及其内在机制，旨在说明现代文学并非“西化”的产物，而是与传统文化（文学）一脉相承，虽不是全盘承传却是有选择地继承。^①（2）从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变奏规律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揭示出百年中国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始终遵循着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变奏的规律。现代性与民族性变奏得匀衡和谐，新文学就兴旺昌盛；两者变奏得杂乱无章，新文学就出现曲折。^②（3）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相互促进的视野，纵向性地观照古今文学的数千年演进历程，发现中国文学从古到今至少经历了五个“文的自觉”时代，即先秦诸子百家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明代中后期、“五四”时代、新时期。这五个时代在文化上的突出特征则是“人的自觉”开启了“文的自觉”，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换和

① 参见朱德发：《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载《文学评论》1997 年第 5 期。

② 参见朱德发：《世界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上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132 页。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

发展。^① (4)以辩证思维从多维度考察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既指明形态与内涵的转型直至审美风格的转型,都没割断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又指出文言文、传统文体仍在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② (5)以齐鲁文化为切入口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政治模式或隐或显地贯穿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那些革命文学或战争文学甚至改革文学或官场文学等都有所体现。^③ (6)通过重读原创文论,认真琢磨,细心推敲,重新认识到“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彻底反传统”。“五四”创建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文学)作了有选择的自觉的继承,既没有全面否定传统又没有与传统彻底决裂。那种“彻底反传统论”或曰“与传统断裂论”,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也许是一种断章取义或抓住一点无限上纲的误读。^④ 笔者虽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了上述的探讨,并参阅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总感觉还有不少问题困惑着我,其中较为有难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到底从哪些部位或方面发生了转换性的对接? 作为创作主体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发生对接过程中是何种思维方式起了主导作用?

第一节 何谓中国传统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有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就是儒家文化,这有什么玄妙值得讨论的。”即使传统文化只限于儒家文化也是个值得深究的课题,且不论古代对儒家文化的见仁见智,就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的“弘扬民族文化”,这近百年对儒家文化的评说就翻了个大筋斗,即从所谓“绝对否定”到“绝对肯定”。在认识上反差如此之大,直接牵涉到对现代文学与儒家文化关系的价值评判,即“五四”时期应该否定的传统难道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都应该肯定吗? 像这样文化价值观的颠倒,关系到现代文学评价的大问题,不值得认真研究吗? 况且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与儒家文化画等号,因为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传统文化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它包含在传统文化之中,不能与传统文化平起平坐,更不能代表或取代传统文

① 参见朱德发:《古今文学在审美现代性上的互通点》,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年第3期。

② 参见朱德发:《辩证地认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

③ 参见朱德发:《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④ 参见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载《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化。因此,仅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定格于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这至少在认识上是个误区。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生成的现代文化相对应的整个古代文化而言的,不仅仅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远古以来的所有文化形态都应囊括在内。不过文化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分。若是从文化与文学的疏密程度来考察,那精神文化与文学关系更紧密,这不仅因为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极为耀目的审美文化,如同我们研究先秦文化就必须解读先秦文学一样。胡适就是因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才熟悉了古代文学并产生改良中国文学的动议。因此,从深入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这角度来考虑,要研究的主要不是物质层面的传统文化,而是精神层次的传统文化。只有将传统精神文化及其载体古代文学研究透彻,才有可能真正梳理和阐述清楚传统文化精神及其物化审美形态与现代文学从内涵到形式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微的对接或转换。当然,这并非说物质层面的传统文化不应该了解。在笔者看来,首先要研究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其次要熟悉物质层面的传统文化,因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个紧密联结的整体。物质文化附丽着或蕴含着、体现着精神文化,而且精神文化也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不断创造着、丰富着、更新着物质文化。文学作品的人化自然、人文环境的描绘,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隐喻、象征手法的运用等等,构成的有质感的物化形态,无不体现或显示出这种文化精神或那种文化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或物质层面甚至两者的关系都要认真探究、深入体察,然而相比较而言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考析应置于首位,这是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疏与密、近与远的程度和距离决定的。比如,若从精神层面研究道家文化与李白浪漫诗歌的关系,可以直接与现代文学郭沫若浪漫诗歌进行对应的贯通研究,足见从精神层面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比其物质层面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以系统论考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多元复杂的结构系统。仅就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来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文化是个源远流长的功能强大的子系统。作为“仁”学,即人学的孔子核心思想,影响并规范了一代代中国各层次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结构、思想境界甚至行为模式;或者说,孔子的“仁”学有意或无意的传播沾染已变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存有丰富的意蕴,而且还在现代文学中留下深微的印痕。但是必须看到,“仁”作为思想概念并非孔子的独创发明,早在《论语》之前的诸多典籍如《诗经》《国语》《左传》中就出现了。孔子的创造性贡献在于在以往“仁”的“相亲相爱”本意的基础上,不仅充实与深化了它作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

为一个道德概念的内涵,而且把“仁”升华到具有普适价值的最高指导意义的哲学范畴。这是一种“仁者爱人”“泛爱众”(《学而》),即由尊己爱人直至爱广大人类的人道主义哲学。“它超越等级‘泛爱众’,超越民族‘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①这种富有博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进入现代中国之后虽被多次扫荡,但是它的不朽思想活力,依然是古今文学贯通的潜隐灵魂。较长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的局限,对孔子创建的以“仁”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不足,肯定不够,甚至将其与现代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这种偏差与失误如果不纠正克服,很难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因为原创儒学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内涵,既吻合“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又能为现代文学创造提供思想资源。只有对儒家文化系统最富有永恒价值和超越意义的人学思想探索深、研究透,才能进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堂奥。但是任何文化系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所蕴含的思想意识并非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儒家文化系统也是这样。绝不像古今一些迷孔崇儒者所吹捧的那样玄乎其玄、神乎其神,甚至把它抬到吓人的高度,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的语录也不是句句皆真理。虽然“五四”文化先驱们的“批孔”有过激之处,但是有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之弊的。现下有的人试图完全否定五四运动“批孔”的意义而为“儒家文化”翻案,并积极鼓吹“尊孔读经”。某些学校让新生一入学就穿上清代的官服叩拜孔子,更有甚者让学生怀着盲目崇拜的心理如同“文革”早请示、晚汇报那样在孔子像前颂读《论语》。试问:这种做法与中国人 21 世纪所处的现代化全球化的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吗?这能说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吗?在学术上欲深化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不仅应对孔子的原创儒学进行重新解读或利弊透析,而且还要从流变中洞悉和把握儒家文化系统。儒学虽然在秦朝遭到“焚书坑儒”灾殃,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思想不仅为历代帝王所青睐,甚至将其作为统治思想的重要根据和资源,而且每朝每代的儒生们都将它奉为经典,进行注释、解读和研究。宋明新儒学派就是在继承中发展并创建了理学,即使满清统治者也把儒学尊为“经典”。不论帝王将相或者儒者文人,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全盘承传孔孟创建的儒家文化思想,无不从现实的政治需要、思想需要、道德需要或文化需要、学术需求出发,有选择地、有鉴别地、有创造地、有补充地来运用和发展儒家文化思想,始终使儒家文化系统处在动态过

^① 参见王树人、俞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下卷,作家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 页。

程中。正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或许原创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受到重用得到畸形发展,使原创的积极因素受到压抑得到消解;或许原创儒学的积极因素受到重视、得到弘扬光大,使原创的消极因素受到抑制、得到遮蔽。但是从历代帝王的统治实践来看,施仁政者少,大多以等级森严、惨无人道的专制主义取代了原创儒家文化思想的带有博爱性质的人道主义。而晚清至“五四”所创建的现代文学主旨正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而弘扬人道主义。从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来看,现代文学所否定的是儒家文化变异的专制主义,所肯定的则是儒家文化固有的人道主义,正是后者与西方人道主义的对接与契合凝成了新文学的现代人道主义灵魂。

如果说儒家文化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那么与它构成三位一体结构的还有佛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两个子系统。虽然儒、佛、道联系紧密,通常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来理解和把握,但是儒、佛、道毕竟各有各的文化内涵,各有各的系统。究竟儒、佛、道三个子系统之间是何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倒是值得认真探赜发微的。不过本文的宗旨并非研究儒佛道文化的详细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这里只能略论之。要是把儒家文化归于理性主义范畴不算标新立异的话,那么将道家、佛家文化划入非理性主义范畴也是说得通的。诚然,儒道文化都是土生土长的,是地道的生于中土、长于中土、传于中土的本土文化,且有“儒道互补”之说,表明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的文化精神。同时,儒、道文化皆以人为本,具有同质的人文精神,但是儒家文化体现的却是执著于现实的人世的人文精神,而道家文化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则是带有出世的超越性。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第二十五章)欲要克服人的本质异化,就必须超越这足以异化人性的苦难现实而“返璞归真”,使人性复归便是道家救民救世的理想设计。试想道家文化这种满怀爱意之心的人道精神与儒家的“仁者爱人”的人道情怀所取得的一致性,同现代中国文学中流露出来的人文精神是否可以遥相贯通?佛家文化是从印度传来的域外文化,在中国有既深且广的影响,它在传播过程中与儒道文化也形成相反相成、互补互促的关系。虽然佛教文化系统较为复杂,精华与糟粕杂糅,但其本质上也是一种人本文化。即佛家的“成佛”与儒家的“为仁”、道家的“得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有所不同,然而“实质上都是从人的运动变化出发体察人,又回到促成成人朝着理想的目标运动变化”。“佛家,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禅宗来看,其‘成佛’同道家‘得道’相似,也是基于人可以从现实的蒙蔽和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转变而提出趋同理想的转变。佛不在人的身外,而就在人心中。正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

是据此,禅宗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①这说明佛家文化系统的禅宗经过儒化、道化的改造完全中国化了。佛已不在“彼岸”“来世”,而在人的自身,可以立地成佛,“不假外求”了,正如六祖慧能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就使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凭借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联通起来,成为儒、佛、道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从而也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同中有异的三个显著的文化子系统。在我看来,只要把儒、佛、道文化系统蕴含的人文精神充分地发掘出来并给出务实求真的阐释,才能有足够证据破解“五四”新文化是“彻底反传统”的不实之词,也可以有力地回击新儒学派借“五四”“反传统”为口实来否定新文化、新文学应该且必须反的“传统”的历史价值,更有助于探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深层关系。

我国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共同体中,虽然儒、佛、道文化对各民族文化都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但它毕竟是汉族的主流文化;而很多少数民族于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生存与发展中也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它们应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不可或缺的子系统,亦是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颇为重要的维度。这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文化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设,即使儒、佛、道文化也渗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而少数民族文化也汲取不少儒、佛、道文化的成分;更因为在较长时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这个维度,甚至没有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来对待,故而只有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才能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探讨有新的充实与开拓。例如,伊斯兰文化约在唐高宗时期就从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虽然它不像佛教那样传播得快,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但是它却以宗教文化固有本色散落在偏远的民间,至少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等信奉伊斯兰教。特别是伊斯兰文化之于回族,既是一种宗教文化,也是一种民族文化。“若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回族既凭借着操汉语且‘大分散’的先天优势,始终置身于各民族文化之林,沉浮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以开放、主动的姿态汲取着除伊斯兰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滋养。同时又因‘小聚居’而执着、持久地葆有伊斯文化于生活的方方面面。”^②伊斯兰文化如同佛教文化一样都来自异域,却在历史长河的传播中与其他文化系统相互冲撞与交融、相互制衡与补充,既丰富了自身又保持其文化个性,并

① 王树人、俞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下卷,第211页。

② 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对现代中国文学中“人性”母题的纵深开掘与文学体式探索创新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如果忽略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的伊斯兰文化的研究,那就很难从文化的视角对于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出合情合理的阐释,如沙陆墟、霍达、张承志等著名的回族作家。只有理解了伊斯兰文化,才有可能理解其现代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化的真实而深切的关系。再如,居住于我国东北北方地区的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达斡尔、朝鲜等各少数民族深受萨满教文化的影响,其萨满舞蹈以特定的艺术方式形象地记录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童年的时代心灵与感情的发展轨迹,既反映了他们与自然斗争的意志力量,又展示了他们的迷惘失误,也表达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①自南北朝以来,入主中原建北魏的鲜卑族、建辽的契丹族、建金的女真族、建元的蒙古族、建清的满族,都是源自东北地区的世居民族,这五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约800年。因此,东北地区萨满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构成部分对整个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若是对萨满文化缺乏认知,那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深层底蕴,特别是那些生于东北长于东北、创作于东北的作家作品的独特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是揭示不出来的。从“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现代国家视野来看,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极其丰富复杂,理所当然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里的异彩纷呈的子系统。上述仅是少数民族崇尚的伊斯兰文化和萨满教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充满深邃感、神秘感的藏佛文化只能再叙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博大精深,如果只把儒、佛、道作为传统文化来把握,那不仅不能全面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而且无形中舍弃了不少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既不利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方位传承,又不利于有中国特色现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与少数民族文化系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间文化,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它同中国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形式到内容,民间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具有相当多的同质同构性。所谓民间文化是相对于官方文化(即国家政权严密控制的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带有发散性、自由性、宽松性和驳杂性特征的文化。它并没有严密的体系性、强固的独立性和严格的规范性。只要是国家政权主导思想统治薄弱或统治不到的地区或群落都有可能产生民间文化,它与官方文化并不完全是异质相对的。官方文化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容许它的存在,但绝对不能使其异

^① 参见王宏刚等:《萨满教舞蹈及其象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